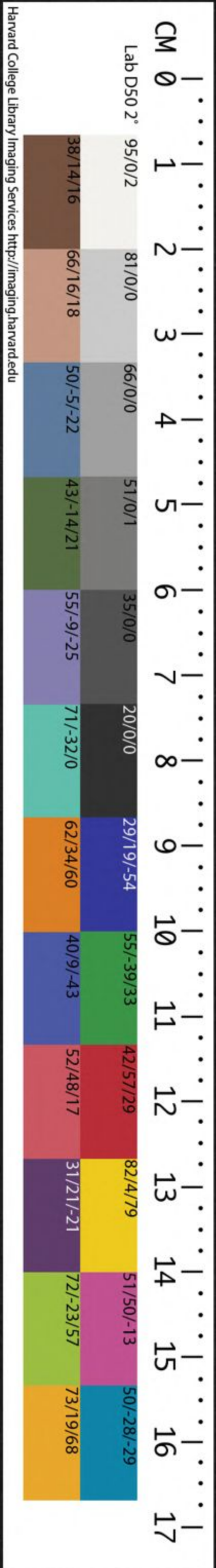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30 1940

T 2516/3124



史記欽卷之三

陳涉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死即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
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
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
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
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
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
鬼曰此教我先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
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
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
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

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
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挺
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
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
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
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
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
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蕪下
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攻鉅野苦柘譙皆
下之行收兵北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

張楚
張楚
張楚

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
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
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
立楚國之社稷功且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
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
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
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
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滅立襄
彊為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
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

奴孳子猶
家生奴也

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
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周文陳之
賢人也嘗與項燕君視日視日吉事春申君自言習兵
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
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鄴山徒人奴產子悉
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
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
之周文自到軍遂不戰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陳
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
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

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毋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

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疆，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毋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

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卬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却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却。章却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銓人伍徐將兵居許。章却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鉉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却。陳王

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却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却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却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膈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碣。謚曰隱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甞與庸耕者聞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願涉之。為王

沈沈者

宮室深貌

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

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

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

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

為司過主司群臣諸將狗地至今之不是者繫而罪

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

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

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

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碣至今血食

外戚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

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

喜殷之興也以有妲紂之殺也嬖妲已周之興也以

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

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

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

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

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

子况卑下手既灌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

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

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史記敘卷之三

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王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嫫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

而又徒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早卒葬觀津於是
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
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
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
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
宜陽為其三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
殺卧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
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
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
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

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
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
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
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
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
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
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
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
夫人尹姬皆母子孝文帝崩孝皇帝立乃封廣國為
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

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侯竇氏凡三人為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

媚道景帝以故望之景帝嘗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嘆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之男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毋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

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也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蕭相國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高祖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辭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

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

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鄼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

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

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帝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

嬴謂人皆三
何獨五所以
為嬴一也

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嬴奉錢二也。漢十一年，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不。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

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買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詔，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疆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

○○○

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金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挫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

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憚，足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死，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謚為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

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薊侯。功臣莫得比焉。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曹相國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

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

之參為是避正堂舍。蓋公為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

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
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
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
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
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
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
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窋
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
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
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

答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
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
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
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
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
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
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窋
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
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
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

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
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
下俱稱其美矣。

留侯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
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
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
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
以大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
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

留侯人名

留侯

留侯

留侯

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
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
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
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
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
。覆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
。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
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
。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
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

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集良為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

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

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
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
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
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
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
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
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
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
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
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

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
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
沛公曰細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
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
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
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
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
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
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
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

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
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
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
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
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
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
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
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
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
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

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
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
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
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
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
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
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
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
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
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

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笑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籍前箸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

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也。矢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也。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也。矢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也。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

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及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

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

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
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柰何留侯曰
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
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
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
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
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
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
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
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

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
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
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
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
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
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
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
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
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上
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

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

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若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

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
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
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問為上泣涕而言如四
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
自將兵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
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
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
房雖病彊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
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
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

今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
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
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
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
歲。公辟迓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
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
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
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
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
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

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
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
有糟繒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嗷唏流涕上起去
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
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
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
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
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
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
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

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
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
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
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
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
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
之子羽留侯亦云

史記鈔卷之三

史記鈔卷之三

史記鈔卷之三

